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三

春遊記

庚寅寅月二日丙辰余偕季子明倩遙集子行遠取道黃茅之山天朗氣淳山岩蒼翠絕壁之下縣石之上有蝸廬焉非絕猿窮鳥不可企及詢之蓋一丐者爲之噫何渠不若孫登哉爲之嘆羨仰止不已

踰嶺趨百禪寺寺峯方闢祝融憶退之山火詩久乃入一僧病咳欹臂以迎喀喀欲語不得集茶緩步出宿子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一

明家家童子戴魁魁面上下裸逐樂甚西眺季纂一室可支願看爽氣爲顏谿雲是三字

三日丁巳適女僊池池在山芥方半畝清碧泓然傍間植蘭奚童逐一黑衛負臥具山犬向吠不止吠所恠也至上池上池無水可飲者一僧口如布穀厭人厭眷道人者二向余膜拜曰公活佛也余詢仙女事徐勳子也一禪師一龍王三峯鼎立炊各見烟蓋同閩云笑而諾之然山下有徐氏墳豈英公暴骨在此耶

是日侍行者益蔡子夢麟小黃冠賀姓者季別去畱二



子前導疏徑艸石間泓泓如有物動俯視川源寒烟不起陰鶴靜兀時聞流水聲

下嶺更上上皆石也曰石山觀前俯清溪蓀谷間之豁視兩水如帶千徑縈迴觀後丈人石峻拔如金仙西去石益疎奇橫者踰尋茸茸翠葉伸脚臥之軟於重茵一穴斜橫曲屈良久乃得渡虛說可容步步外卽千丈崖稍過得一洞高敞溪上行人笑語互舍隔天人界矣反必繇穴初探奇急下下而上勢艱仄身坦腹左右不可處豸而前莫不大笑觀主西蜀僧負影隻立蠢靜可人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二

出觀旋山行上石下溪約十里許望竹林如君子軍如逸士社一水盪盪問渡不得乘衛以濟穿林黃鳥百十聞人聲驚起撲面呢呢不知作何語也夜宿周子鎮簾家族子子紹與遙集酒戰不勝遂奪黑衛騎以去

四日戊午陰風欲雪傍柏葉峯透澗而行周子指曰此子之境塙也竹林茅舍風味蕭然莊客烹魚煖酒邀余輩入座遙集病酒而寒然枯松矣之立望阡陌縱橫坻平百里此獨不足安隱耶

周子引余入勝地曰山行莫如觀音寺者橫斜而上恍

入匡廬道中細響靜流寒光秀色行住坐臥皆如意也
一石方尺似人力削成而位置皆韻涼薑菖陽依依膝
杖小魚浮動如在虛空人寺百箇竹一覩泉殊自清勝
所不及匡廬者香積多一薄荷大師耳

茶闋僧斗光曰洞可嬉也從之一徑清峭石之風骨俱
冷洞門百尺門外三石欹錯一見大驚余入卽剝拜不
敢迫視不忍易視惟喑喑曰大奇而已徐語子曰子好
奇乎奇者天地之病也氣不足而乃奇如蒸炊而竅如
鼓鑄而缺豈元氣耶或曰手足枝而腿而耳目鼻口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者門者何耶余笑而置之歸宿寺中謀曰洞可窮乎周
子曰可螺旋而蛇注行以出也乃與僧約炬

五日己未鄉之遊者皆從與秉燭列燎大呼以入几天
地之物自然以至聖人之制作動植生死皆可時似不
可恒似余無以名之豈惟一余雖造物者亦無以名之
髣髴可言者青碧中方尺如雪非雪也寥廓中轟落如
柱非柱也五變七變九變變定而止止己如天方曙如
地方陷乃得出莽灌

立茶畦松晚間拱余而入者黃金菴僧也隣有新菴皆

名黃金黃金者黃金泉也泉有神物而色黃如金故曰黃金坐新菴久之僧索遙集書余成四小詩助之

黃金菴隣有菴曰曇花如來像儼然天竺關房不扇古
人風味猶在也春雨數點小坐輒去聞鷄鳴起舞至則
菴主明幻已煮泉矣周子別去是夜雪

六日庚申雪甚遙集偕行遠冒雪欲訪一心寺去余留
與明幻擁爐看雪是日山下俗人以酒相餽

七日辛酉雪止明幻亦暫出獨坐占曰小院尋僧話殘
爐未冷時天山獨有雪人日竟無詩已聞山下笑歌聲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

漸近乃僧湛虛引二僕以一方頂笠一籃輿來迎時迫
莫矣茶話湛虛舉中峯大悟十八遍公案余曰一了百
了多御一十七百了不一了少御一十九上人大笑

八日壬戌戴笠別鷄鳴菴而行山人指曰此頭陀亦
賀嵐耶有知之者竊笑曰文子也或相邀或相送曰某
地某菴勝不可不遊又曰滴水崖崖如紫芝一莖僅容
數茅一僧不下崖幾十年矣願同籃輿沽酒以俟余曰
敬謝隣里請俟異日甲子日文子德翼記

余家面秦山山之左踰最高峯騎巔而行再踰一高峯
下有金盆山焉僧巢其上不知幾千百年矣盆不踰而
冬夏泓然盛旱不竭四峯突起南則走豫章道也東俯
視二林人馬纍纍然可數長江如帶近在几席間移北
則赤湖蔡山澹蕩縹瘦指顧而在西望武昌諸山綿茸
徑與天接斯亦僻壤之奇秀也世人傳秦王墓此遂諱
以爲祖龍蛻處盆乃殉物此中土人間蒙之而言遂不
知古來有所謂驪山金盃人間忽出茲耶老僧亦且言
盆有畚鍤犯之輒暴雨神物所居理或不爽而秦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

之墓遂以名山古訛當不至是攷史苻秦太子宏奔晉
安置江州後爲輔國將車是其故塚未可知也余曾登
之四顧徘徊撫竹間坐石上盆中紅菱鮮美勝似白傅
池上笑非日覩口嘗下以語人不以爲恠術則將爲誕
言天地之生何間山水也庚寅九日約友人周子鎮魯
再伸前遊諸從皆從是日陰峯上有薄雲余私悞恨必
無可逞比陟濕氣沾冒搜徑艸間層累而上兩傍皆雲
周子語余如泛瀛海據魚鬚如遊廣寒駕虹脊余笑而
是之頃到兩峯間拊掌曰此非腫背馬乎徐趨僧舍雲

濕益甚諸從競取菱飽食而去余與周子宿寒而就火
僧曰明日必晴可以流覽周子曰必待之十日日中矣
雲不開竟下則被髮下大荒翩翩乎如脇之有肉羽也
然苔浚艸蕪沾露濡濡杖所不支時輒告仆老仙云天
上謹畏苦勝人間吾輩操心於時則近雲中聞人喁於
聲偶教相應茫然不知後先歸已饑倦別周子去擁衾
熟睡晚乃興焉

擁書小記

燕坐爲玄默熟臥爲遊仙看花爲有爲洗竹爲策動聽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六

烏爲韶錢聞蟬爲五絃樂魚爲緇衣除靈爲巷伯積書
爲九鼎獲碑爲十朋臨水爲喜功登山爲好大北窻爲
羲皇東隣爲巢許倚桐爲蛭峒煮茗爲大烹散步爲巡
幸然香爲登封作文爲臨軒詠詩爲策士事母爲禮佛
課子爲垂統勸農爲封殖儉用爲理財寡交爲清淨守
身爲刑名蘭菊爲賓友松桂爲疑丞五經爲原廟百家
爲諸侯九畹爲井田三徑爲封建無言爲文憲不怒爲
武功輯穆爲昇平孝友爲至治故曰何異南面王也

宋人夢小記

建炎時江州一士大夫寓居城中時城已陷矣夢中傳
北詔以江南地盡還南朝是士大夫喜甚俄數人來相
賀曰北人歸北南人歸南公有以贈某某有以處公是
士大夫曰余誓不作文矣彼亦曰我行急亦不能文以
四字別可乎手示斗南一人是士大夫遜謝且嫌一人
近至尊之稱羣輩相愕俄一人奮筆曰得之矣乃江南
一流四字也是士大夫笑而受之懷以歸朝朝之言路
疏是士大夫老狀不可留乃仍買舟歸里自咏曰任君
說我三遺矢一飯田間卽國恩後自嘆曰使余得如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七

將軍豈但思用趙人余舍趙安適哉霍然夢也猶隸北
版籍中

重建庾樓記

九江郡治後有庾樓焉背負匡廬面臨江漢下蔡諸山
如澹烟輕浮橫亘於前有無不定隨波上下去而復留
前賢清興所託蓋不誣也左帥以武昌叛遂赫於兵自
是頽垣荒井晝嘯狐而夜啼鶡近十年矣煥存王公來
守是邦政清而民和僑山寄隩之叟爭附城卜築將復
於厥初公見而樂之退輒然香鳴琴盃靜而無事一日

徜徉中庭見雉堞間古木蕭森疑其有異已而知爲樓
址欣然下詢遂集材鳩工數月乃畢咸捐清俸不以煩
人趨治下者如忽親冠弁舟中人見之者如遙接員峯
而不可卽也公將改官以去顧瞻斯樓若不能忘於心
者以書命余記之余竊以爲古今人才何遠之有元規
在東晉負時望席元舅位將相一招強藩稍失意計遂
致衝決以塵汚人回視江流浩浩驛駉登樓時豈異人
哉公清新篇什何渠不古若而秩列二千石雄貴旌旄
相錯爲理黜黜騶從復交馳水陸公不塵而揮人厭志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八

去元規處此恐急行無妍步且冲若然風流之不可續何

歎乃知古今人才雖不甚遠忠於謀國而物或敗之古
君子之不幸潔於愛民而時或成之今君子之不偶也
而其遺物自適同人爲大則其心一而已歐陽子曰有
司簿書之所不責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
焉若公者其志可尚也已公諱孫章始以名家胄爲尚
書郎嗣出守泗州人

戊戌遊廬山記

戊戌夏五送二子試南康日從市上望見五老蒼顏台

背俯閶城中可呼而與語也戊申長子允言適白鹿洞
越翼日己酉仲子右獻繇吳璋以歸越七日丙辰同允
言黃謙牧仍取道白鹿洞訪棲賢洞口雨作稍憇雨大
作謀曰不行路且滑曰諾行未五里許值一石橋或過
或反如是者三三人蓋相接注陡驚余背居無人可問
云抵黃秧坂路左旋旋處一石坪縱橫不減百尺老松
偃蹇其中微有臥勢不知何姓得家於此稍憇雨不已
循山路忽峭岸激泉迤邐而下久乃望三峽橋天半虹
飲百川俱吸聲勢甚犇橋僧衆敬延坐衣裾滴滴有聲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九

飲茗久之乃登至玉淵淵雪乳雲酥不似也似千峯鹽
汗曳百葉霹靂車葉葉有眼精閃畏人至棲賢天竺師
己反五羊僧卽覺雅倩共對紫霄時五老擁被自障疑
客欲圖其形也丁巳晴謙牧允言乘夕露晨光私臥淵
上五色繽紛白受采矣仍下至橋余亦隨之跣足其上
五十餘年胸中宿物淘汰不盡者一澆以斯水膏肓上
下應無避處也二子沿橋尋金井仰視失魂舌橋而不
得下是夕再宿棲賢戊午霧作循山路涉澗舊流新雨
巾履佳然蟻旋而上奚童倦而呻吁謾之曰先驅抵歡

喜亭可大叫有酒須酤也無何聲果出林間至亭望彭
蠡一杯耳僧玉明高郵苦行者具茗殊恭口不二三里
登峯矣尋至含鄱口亂石頽垣菴無莖艸然卻如灰袋
道人口潤連耳腸腑洞見此足惡此足惡路乃鑿阿育
現身石塔涌出作小兒戲余欲往蘆林謙牧從更止火
蓮院蓋允言導之言也誤而卒止火蓮院院新落僧竹
浪解衲衲解履履余三人是夕宿院中己未晨起與浪
公奕奕已復眠曰生從寐中促往白雲菴菴前竹樹歷
歷霧猶霖霖設果甚精徙倚久之允言語謙牧雷觀祖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

塔羅漢羅漢荆藩所供軀止盈尺神氣欲生爲何人盜
去一軀止十七軀弘忍曰性豈十七耶遂下循天池徑
松矯矯巖壑間狀恠而聲悲殿門闐寂竹浪曰生左右
問殿主延之入禮世尊己乃謁文殊蓋謙牧生客實不
知堂所在每以射覆對多不中輒拊掌笑至臺爲霧隱
渾沌面目畧可辨耳然巖封五鬣下臨無底王伯仁先
生坦步結帶可謂通身是膽趨上御碑亭風刮雲開
二林近如掌上之理到亭肅拜碑文渙汗呵護有靈但
刺骨奇寒久畱不可九奇諸峯佛髻紺青不現珠影可

望不可卽有如此者曰生同謙牧允言捫佛手他違余
借竹浪抵水口十里瘦松暈石瘦艸寒泉石臺相望一
壑千巖儼然嚴灘生公蛻去師每受衣方以後一日往
三楚夜談歡甚庚申霧又作晨飯已熟眠二子誑曰生
促之者再曰日高春已烹茗大林橋上埃矣披衣起
霧泯泯然曰生詭謝曳杖到橋揖寶樹而過之時大林
天嶽師已放錫故過而不入入詠詩往還心口間如故
也塔兒嶺別竹浪以衲重疊委之肩而去抵講經臺霧
上露而露下滋僧鳥革不善着撲跌累之從是至關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一

石允言皆襪行右手杖而左手屐也涉澗扣東林淨業
堂不敬曰老僧適城濯足已他僧迎晚食方布榻而眞
公持火歛門曰知客到也辛酉霧不作以直覓籃輿率
允言歸曰生由錦澗橋上山謙牧亦輿別從濂溪墓去
文用昭曰廬山飲食起居無不在也由南而北自是役
始有昔未至而今至者有昔已至而今不至者古亦若
言衆家可識亦當復由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繇習耳
茲記者何殆習山而思以遊串之也

余避亂山居幾十年乙未盜賊縱橫復卜遷郡西郭南湖之上門不可容車堂不可旋馬旁無三徑上有七星太夫人入視不樂旣而欣然曰富貴則華居貧賤則陋室兒亦求其是耳遂以求是名其堂無何二三少年散步私相評論曰何是之求也一人曰燈巖子性嗜書昔河間獻王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等被漢史稱之曰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一人曰非也燈巖子抱咫尺之義方正學謂德慶侯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一是字意者求茲耶一人曰亦非也燈巖子雅好持論標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一

明賢勝王文度曰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殆將隱歟余屏而聽之良久出迎而笑曰皆是也

張橫渠先生祠堂記

豫章夙號理學而九江爲稱首元公卜居廬山蓮花峯下以道州濂溪名其溪河南從之遊焉厥後文公講學白鹿洞德安蔡元思瑞昌周舜弼諸君子卓然爲高第弟子鄉都州閩服行其化虞道園以爲九江庶幾鄒魯之盛者此也降自元尚有楚望與吳艸廬交而元文二

公之學復振自是若滅若沒先徵君始克受於守約夫子創嚶鳴書院以集四方學者如是者殆二十餘年亦近古吾儒之隆也乃橫渠先生之後有自鳳翔遷於九江之赤松鄉者其地曰渠田因先生而名其田也督學使者選先生之裔孫絃補郡庠弟子員俾祀先生絃上請於守令新其祠堂守令皆嘉其意捐助之祠成請余文以記其事余不敏樂聞是舉也語之曰夫學將以明性也性無有外而客感橫於其中則與天地不相似至虛之體遂不能實有諸己矣非學其孰能明之元公之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三

言誠也河南之言敬也朱之言窮理也黃之言致思也無非明乎是者而先生之言爲尤著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又曰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旨哉言乎學者不察以爲無私則大共焉而合於虛合於虛則杳杳冥冥而卒不可執持而底於實是今異說之所爲而非吾儒本天之學也明乎至虛之爲至實則凡一動一靜一言一行之間以及於人倫物理千緒萬端而皆吾性之無外如魚之於水鳥之於空欲呼吸離去之不得者而又何客感之足言哉九江舊有濂溪書

院二在城者至今僅存在墓道者久已圯廢至若楚望故宅不識其所在而遺經亦無傳本周蔡二先生並未祀於學宮詢其土人且不識其子孫甚矣文獻之缺失也張子絃獨能存其祠於荒山野水之中巍然喬木後有過者望綽樸焉知爲橫渠先生有不爲之瞻仰徘徊感慕興起而私嘆關西之尚有後人也哉

江上大士閣記

余辛卯僑居尋江之關壯繆祠後有僧舍不數十武庠陋殊甚余曰可起一小閣臨江雲中烟樹天際歸舟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四

一辨而識矣僧曰誠然某將以祀大士促余作疏時石城高君翱以司徒屬樵尋覽疏欣然以三十金畀僧越三年而閣乃成又五年高公出守安州將過九江傳語曰閣成有記乎友人陳子常語余曰不記無以稱高君意余亦謂起閣始於余與陳子微高君無以成之成而高君適至相與煮茗班坐其上道故而樂新清談中夜風來燕舞月落蟲飛僧時奏清磬三五聲冷然而聽之不獨晝日之營營如鶩者爲之黯然欲銷而縉紳先生暫脫羈縻望千仞之嶽濯萬里之流亦未有不爲之徘徊

徇不忍去者也於是乎屬陳子書之以達高君季夏上浣某記

烟水亭藏趙文敏石刻大士記

東作門外三里許古所謂百花園也後改爲觀音堂萬曆癸丑堂遷於舍利寺之後基廢爲荒圃近有藝地者得一石刻大士客僧攜置之同龍磯神座上余一日過之取水浣濯細視乃趙文敏寫而先輩楊龍浦重鐫之者文敏之手筆出於土中猶所南之心史出於井中人雖不同時則不異也余恐爲好事者夜半負舟而去特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五

語司農溫仲清移置之南湖烟水亭中環城居者忽相傳大士見夢謁拜舟中踵相接然耶否耶大士現跡南身而說法不如現文敏身而說法耶祀大士者大德廬山僧也附記如左

重修曾子祠記

潯耑祀曾子不知所昉也或曰適楚時憇潯云或曰晉渡江孔裔適衢曾裔適潯遂家焉今潯曾姓是也然夫子之道與天地並昭於日星燦於河嶽者曾子通祀天下矣潯耑祀之寧失過歟逮後周茂叔黃楚望皆興於

薄而曾子千年絕學復續詎匪地發其祥哉先祀孔嚴
近廟貌頽於怙亂故裔私加葺焉噫玉麟吐書莫威神
於大學彩鳳含苞豈樞要於孝經薄之班班式京東魯
矣

黃梅雨曇菴記

道人而煩買山居士而累捨宅雖韻事乎然亦有難慰
者若自然勝地而適遇高潔之僧偶爾成菴而恰遇清
信之士此事之至快而可紀者也黃梅自大醫大滿建
立東山法門以來固佛門之濂洛矣有一州焉名曰散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三

十六

花其水西流二十餘里古志水西流者必產英傑而此
洲父老頌言吳尉瑜破魏武赤壁還賞軍士散花於此
因之得名而長沙桓公督都入州時人德之立廟至今
其存此古蹟耳大滿送大鑿渡江質懋於斯斯固祖庭
之尋直路不可不樹一莖艸者禪德曰明光叅學諸方
發有淺省識如止水志欲隱山將圖菴焉文學王君儼
異其爲人也欣然捐貲以爲倡人益信王君之所信施
者且多如是乎佛堂僧舍庖福之所無一不備而一筵
渡江乞余爲記余謂釋教之自利利他與孔子之己立

立人已達達人豈岐旨哉使學佛者明心見性坐視衆生之入火宅溺迷津而不一引手焉固不可謂能仁而利他矣然不淺求所以自利焉則所持以利他者固無具也諸祖非自利利他之人歟考大鑒之初證本來無一物而已使一本來無一物而已則自與物俱歸于空又何利之云爾哉至大悟以後始信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啟大滿曰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不動搖能生萬法自性如是必如是而謂之自利必如是而謂之利他已立立人已達達人非作而致之也自性而已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七

今之學禪者登堂說法或鄙爲戲場或謂爲癩病而最害者眇迎眇跛迎跛賣拂損毛鬻卷費紙他與己爾何利焉光師之終日晏如與王君晨鐘夕磬坐而忘言行亦無迹余慕之敬之矣故畧陳其大義以記諸碑

遊武林西山記

乙巳夏五客武林六月戊寅同孫嘉客仲子右獻肩輿出錢塘門過葛嶺歇瑪瑙寺前入一小院遇偃亭和尚茶話欣然偃亭故友徐世臣也別去一路松半枯槲髡而無枝非三十年前舊觀矣茶亭碑石且蠹剝不全適

中天竺桂子房房僧遂屏拱慈乃子餐之君停主人故
遣僕設榻于此食已步至飛來峯峯幸無恙然亦琅琊
馬龔卷耳雨後洞石多水不能周履至冷泉亭亭猶故
也泉聲潄潄冷然善也靈隱寺百作一新岩巖光怪可
謂通神役鬼以奉金僊晤具德和尚和尚具德而未嘗
不具形也畱午食坐談久之西堂諦輝復延坐冷泉亭
上澗口微風水聲松韻魚如浮空際出入藻花中可數
也送至飛來峯橋上別去由峯小徑穿下天竺歸寓坐
高閣上對美人峯夕照依山降雲出岫五人靜飲而僧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八

且劇醉宿禪悅堂己卯大雨如注互相手談中食少止
散步寺門遂科頭短後上上天竺天竺重構鴛鴦殿殿
小蹇驚嶺然亦非一木鷲之勞也主僧延上高閣雨又
如注山勢環拱竹樹威森二竺皆朝東而茲獨擁南面
固大士之自在道場也雨止仍樓桂子飲如昨而拱慈
少而嘔遂屏老而仆矣庚辰復趨飛來峯到冷泉泉上
樹黃葉片片下忽驚明日秋夏先金井耳入靈隱寺由
左至右循五百阿羅漢堂而上山路窈窕過一橋小似
廬山三峽到巢溝塢塢固韶光禪師故若人徑呼韶光

爲地名矣坐金蓮池上白傳碑邊晴雨夏雲不但可以
避暑登呂逸人樓見郭外湖湖外江江外澗皆在几席
間始知駱丞之句爲不誣也久憩孫玉上策蹇驢奔至
權笑移時塢主出冊索詩詩無急就章恐妨遊興耳下
復坐冷泉出飛來峯向蕭娘店食蒸餅並沽酒飲酒甘
而香僮僕皆沾餘瀝乃去至下天竺問澤公牧牛歌處
一亭顏三生石石秃兀空奇頓令無生三生則癡矣叩
一小竹院二僧相對坐隱賓主不甚歷然爲一索圓澤
傳以去是夕六人仍飲而玉上獨醉辛巳蚤先別歸輿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九

大至始返過孤山藕花一曲清氣襲裾抵昭慶同嘉客
三人訪龔仲震于古樸房歸寓而子餐亦至恰立秋時
也

遊麻姑山記

丁未孟夏甲子抵盱越翼日乙丑謁苗南城九符苗口
墨歷禪師住錫景雲公幸少畱遂客余定應丙寅兩大
作丁卯霽苗報徐仲光來矣散步往尋仲光正供墨師
午齋座上客滿南豐湯恪素伯年廣昌何觀我新城楊東
曦峽江魯公子在焉其一南城鄧幼立也皆驚視相笑

有三十年相恩者有二十年相別者遂訂遊姑山恪素
以老辭

時年八十八

公子以遠役辭幼立以作居停辭是夕

師領四人訪苗集署後龍山楞華閣共談天寶遺事欣然亦復泫然戊辰從師輿先選東曦追及仲光遲客亦追及微憩半雲亭散珠殘璧細雪輕雷抑匡廬瀑布奇耳至觀瀑亭坐觀所謂玉練雙飛者瞿然敬生矣山中一夜樹杪百重先時颺雨阻遊今反替我豈瀑神竊撒米夜槍以誇大生客爲耶師徵吟曰十載看三回余曰六十四年前也曾看過師曰若曠劫同看不啻百千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三
二
回也上抵龍門橋手掬神功泉飲之無何觀我乃來余壯不如人今老矣無所爲勝心輒以匡廬驕禪諸君子諸君子容之觀我微不平曰且乘籃輿去余曰籃輿亦唯柴桑有也昔者師以青原小三疊詩見屬至是指橋示余曰大似三峽余笑曰小三峽耳師亦大笑觀我曰五老信讓匡廬五老矣我姑靚服靜媚豈類若姑兮鞋翹翹然大角髻鬢纍纍然高耶

蓋目大孤名鞋山小孤名髻山戲孤爲姑爲之

撫掌抵仙觀一望平疇村舍鷄犬曖曖依依桃源不遠矣入掛麻姑粧猶年少麟脯未劈鳥爪空存大夫松栝

詩僧艸宿身世雙髻那不蓬然噫仙耶佛耶金龍之蛻
匣中木魚之吼檻外耶同飯慈慧菴中長楓瘦竹共帶
斜陽師息塔院四人板榻互對大似兄弟連床聽雨樂
可知也已已共訪密雲二比丘尼湘妃染泪久矣無情
天女散花悠然入定王章弟子李固門人西臺慟哭北
固夢思怨可知也東曦先下遲菴主供墨師授記雍艸
乃返橋上觀我以東林故事是徵仲光從吏師默然許
可遂買斗酒劇飲而歸戾午謁師師詩先成是夜余赴
南城招仍飲楞華已雨中刻燭賦雜韻八章三公續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十一

酬唱辛未記成

遊從姑山記

是月也癸酉仲光復作從姑主人墨歷師乘觀我扁舟
相瑛恪素先生餘勇且賈魏平仲傳用茲二進士繼至
春漲畢落夏氣微澄何設茶供忽易以酒余悞吸盡不
覺醺然捨舟而步何具乏濟勝先輿以逞過村落間問
路土人意欲趨徑也導之曰左右皆欹石沙痕足墮石
浪腰襖酒潮汗瀑一時迸發老夫憊矣仰面高山不復
延佇覓僧榻臥去俄清磬一聲蹶然而起諸公已坐前

峯書屋下笑談久矣巖懸天半皆作王大將軍看問色
泓然一滴又類袁闕清而易挹也壁上薜蘿階下菉竹
皆負緣人襟裾間左旋忽現翠巖全身過敗屋數椽抵
天下奇觀亭亭亦敗而壁上字畫不僅如椽十倍凌雲
閣上布篋書空頭須應白油米二洞正畏作油米氣捨
之右旋危巒高削坦氣修通烏帶斜陽與同一線余未
到井陘不知似否使此中鼠鬪必勇者勝矣線脚斷處
鑿成屐齒稍以木栢闌之相顧失色師作螿風先登則
畢登所謂天柱峯也踏天柱上萬年太平虹影歷歷二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一

水中分一城孤注默坐久之過小石橋卽翠巖頂真淳
然第天柱矣下踞亭中憶恪素先生乃造書屋茗瀉互
陳澗白叅語衣冠半掛爾我多忘亦數十年不易得之
良集也已訪千尺菴回頭見飛鰲峯海山飄泊遂至此
乎古佛禪樓風輪吹倒近溪道院野火燒殘慨當如何
徒倚石柱廢臺從林間縋下解舟分去越閩月丙子記
成

補堂居士曰麻姑之于斯山也猶湘君之于湘維禱之
于維也豈以山爲姑哉從山可矣去其姑而可矣或曰

從奇于姑壘婢學夫人乎或又曰此狡獪變化又下少
年擲米成珠一等從不爲屈余兩無以難之仲光爲余
言昔羅先生與一觀察公謀架空書飛鰲峯三字及登
而拂石前字隱隱現乃唐僧惟德書卽先生字也墨師
笑曰羅雖再來粗氣如故益微嫌其名不韻云

遊九鯉湖記

丁未容甫陽日夜魂想經湖九際不知作何狀也九月
既望始與平原趙元超偕往舟與負簣僕從者二十二
人由蒲西門上下三嶺五十里而遙高松渡澗白石清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三

泉在在有之抵湖已薄暮矣積水斜遶過小橋行林間
泉聲淙淙然寓目適來軒泉益壯石平如掌水濺而束
噴奔下故壯卽所謂一涿轟雷者也方石稜角約二三
十尺橫亘路一亭駕其下刻壁曰石湖亭折而右則何
氏九子祠也甫上燈丐夢者已酣睡滿堂堂之隣有黃
冠室止焉坐軒上一水清泓雙巖奔削少焉松上月明
如鏡人在水壺之中玉屏之下眇然忘其身世爲蓬鬢
矣小飲而宿早起見下澌之徑壁上刻詩禍同黥墨一
石巖立形方如左回視有閣二石相壓串其中石刻林

貞肅公聯句又一石刻古梅洞三字閣半殘老梅尚兩
三株橫斜倚石與林叢相亂也具食已乃假杖同元超
下滌以淵白導淵白僧帽不言姓實黃冠徐也例不引
遊人危險詭語之曰昔者墨歷稱至九滌師導之乎曰
未也他來者率三滌墨公勇而抵五滌公到自知之前
不可往余意不然循西厓濱湖而行步漸窪下篔中懸
陡泉積墳立澗而直下白如絲約八九丈卽所謂二滌
瀑布者也遙望東厓潭湧而結聚上如白烟徐指曰此
九子騎鯉飛處稍隨林石迭而上下有觀瀾石子亭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一

上有天然坐石子亭二亭之間則觀第三滌珠簾最親
者湖至珠簾奇盡矣懸絙十倍瀑布故勢不能太白纏
緜緜繞白中襞績宛然縞珠織簾非巨靈手能勝任耶
舍而益上名石梯者益高林隔不見湖泉聲亦漸遠又
下則第四滌玉筋垂焉倫在東厓左筋垂而直右筋垂
而岐似非有道者若緣督止踵其息自澆浚也去之齒
石且休雙壁忽擁而合磐石起如波瀾廣於千人之座
泉委蛇而行不敢上侵石下乃圍爲潭壁高插霄漢矣
自一滌至五滌水石相爭相讓一縱一橫雖形勢不同

而同於南下及是則大折而東石門虎踞焉坐磐石上
擊火烹泉久之作而曰此湖之都會也仰眺南厓有牖
有檐有垣有甃茨有碑有者非有也不惟名石門且名
石屋徐亦笑曰昔所未覩異哉嚮循西厓望東厓如河
漢焉此隔東厓尋引間泉入潭口雖淺三尺許迅突不
常人有以過頭小柳標三梁之家僮不解事徑欲乘以
渡疾呼方止不且入鼃鼃窟矣旣而東厓有人來余爲
之骨戰乃裸而涉潭口以三柳標爲扶擢云勢不可裸
徐前云到自知正坐此耳僮與一胥競效來者沒蹙而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五

東如猿攫鳥企隱林石間移時乃出詢之曰亦無奇非
無奇也不能言其奇也余笑語元超曰是湖之奇泉第
一石次之峯又其次也凡所謂轟雷瀑布珠簾玉筋皆
以泉名石門而下六濬而五星七濬而棋磐石耳入濬
而飛鴈九濬而將軍峯耳湖高不渝里水下漸入四華
陂自與淺澗平溪不異僮之言無奇亦然哉否耶解不
裸之嘲也於是共笑而返至玉筋濬一支徑觀小珠簾
簾雖小平公主夜明之贈鮫人泣泪之遺亦莫有過者
徐指一遠潭曰日照則五色繽紛能眩人目名曰晴雨

是也時方陰靄望石白氣霏霏成雲而已至二亭之間
流連大珠簾不能去心憶自有宇宙便有此泉人日作
而夜息生勞而老逸彼何爲者荒荒勿勿長不休耶豈
所謂有道者耶忽矚東厓千仞之顛刻九天珠玉四大
字其細行不可識辨當時好事者爲此能不頭須爲白
否將抵祠所一與夫坦腹石上衆爭以小礫驚之思覺
也之不朽夢而夢亦猶清華胥氏之民歟遍尋石刻左
方石上第一蓬萊大如箕頗有楷法唐以上無碑記惟
元祐三年仙遊令吳人于無求有紀游之書余嘆司馬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三
爲政之日而仕京攸伏莽之鄉此令何以自全也鴈厓
樹多不知名葱蘢似盛夏微有紅葉數片相映于其中
諺謂樹蠻不怕霜蓋殆信歟晚坐軒遲遲月上猶圓因
私論次之曰何之九子與張路斯之九子不異其驗鯉
亦與琴高之騎鯉畧同何神仙之相襲耶要不足淺辨
獨念洲之方嶠之員海尚有不流者乎不流斯庶矣否
舍從徜徉游泳樂以萬年一旦乘鱗鬣之腥涎泛泛焉
以他適未見九子之爲智也再宿而歸甫因以爲記

余壯而筮仕得我嘉師行將不念百姓之病客有以鍾子宜遠告者此江夏無雙也讀其文而與之曰殆當今之志士乎及汗漫再過故郡余已頭童齒豁宜遠亦且二毛不繫念槐花柳汁久矣來謁時其目炯然若縈其面焦然若瞿何憂思之深歟及往報而獲登其堂堂上顏以信志慨然曰有是哉宜遠徐告之曰子不見夫石與水乎石之磊磊硤硤潛于不測之淵拔而起于尋萬丈至蔽日轟雲而不可少屈雖共工觸巨靈擘屹立天地如故也水之滔滔潏潏不知幾千萬里走電奔雷雖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七

高岸峭崖大山橫其前巨堆怒其下委蛇蜿蜒卒遂其東下之勢而不趨歸滄溟不止也儒者之信其志能若石之與水則幾矣今之君子所稱信志者異是蓋假稽古之力上援下推譏諂雖相與比黨而安之百姓病焉後世當以爲戒楷于何有哉宜遠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左挾琴書右挈妻子家庭之間戚如也起居雖危志已信矣余幸老而登斯堂引觴道故吳歛而楚夢起而呼曰憂思如余兩人後世其或有知之者乎於是援筆記其語於壁上

計氏祠堂供佛記

晉人多捨宅爲寺而後遂以捨者爲護伽藍神宋官及三品輒賜寺額命僧守其祖父墳墓而供祭祀焉則佛教之來也遠矣今之士庶家無不供佛而吳越效二何之伎者尤甚然淨業慧業兼修上者以清心性下者以悔罪咎違違有禪于名教焉吳梅里計氏霸越之後也有學仁者役于郡曾事余余察其人謹畏而懇直任之去郡二十餘年聞其得罪而卒脫其罪也多以懇直而其脫也必以謹畏乙己偶載過郡學仁喜見余而泣年求 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七十餘而貌不衰問何所爲則謹對曰小人在家營一茅菴蓄花種樹供僧念佛以終天年又泣曰小入父若叔共繼叔祖某叔祖復舉一子祖母錢仍視如己出三人龜勉同心而家小起小人復有男收斌斐三人雖一爲士一爲掾皆祖父母之蔭無以荅之故祀佛不但饑己愆且資先福也恐一再傳而廢求賜文勒石以示後嗣小人死且不朽余嘉其意而許之昔徐勉戒子孫曰吾清明門宅西旣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謂此道旅舍耳何事須華今學仁不務華家宅而惓惓佛菴是慮意

有似於茲者然趙至以勤苦傷父書無輟聲汜賦以敦睦傳家衣無常主計氏而欲爲百年之計豈不在人哉豈不在人哉

賴古堂藏書記

古人左圖右書蓋圖畫也自漢以來有之而唐爲著宋元盛矣書畫之壽不過五百故唐絕無而宋元僅有存者其勢然也世好之者多藏之者亦不少至好而藏之以及於癖雖十乘之珠連城之璧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者誠有其人矣然以余觀之趙王孫王都尉所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无

寶見於東坡老人易安居士之所紀固已成化爲雲煙卽宣和譜中秘閣大內之有款識者人間欲求一髮髯而不可得則愷之之咤爲通靈人皆以爲癡絕而余獨以爲達絕也然則畫不可藏歟曰恃其人主人好客而客至客至而未必不去也豈獨市之朝暮使然亦其勢然也使主人之視畫如空潭之於飛鳥任其來去如空山之于遊雲任其卷舒則無心于畫無畫于心藏之一室猶藏之兩間庶幾有道者之藏也懽園周先生凡世之所好無一足以櫻其心獨於流離患難之際惟抱所

藏書畫以俱違恐其或遺雖半爲有力者挾去而四十年間人物無一不相知舊若筆勢克險墨波生動之輩莫不畜之于家聚之于帖載之于舡亦近時書畫之倚頓也今年寓海門東余曰此賴古堂之尊靈光耳公曷爲我記之夫先生之賴於古與古之賴於先生尚有大於斯畫者而竊惓惓于是豈無意哉中郎之遺遂鄰公之遺笏袁聖之遺告身尚非性情精氣所注人且寶之者景行其人不可見見其遺物而如見其人也況四十年之知舊一死一生一貴一賤所以愾嘆而流連者非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僅僅一潑墨之流覽已也先生於已去者不復畱影而於尚存者未免有情蓋真能以道自勝者非可與世之癖于一嗜者同稱也因爲之記

安慶任氏曠園記

皖郡鶴峰任君闢園于城之中岡四望曠如也築一閣前俯大江後據龍山聖宮佛塔參差萬戶皆蔭帶於左右間君日飲酒賦詩於其上豫儀周櫟園曰是可名騁懷閣君又屬余以名園余曰天下唯地之曠可以騁懷亦惟人之曠者懷乃可得而騁也園名曠可乎柳柳州

嘗論輿曠矣輿者必不醜曠曠者必不醜輿然與其輿也寧曠輿于地者蟻旋螺折陽閉陰伏不見星日居之令人抑鬱愁苦不能吐氣何似曠之豁然可長嘯而大呼也輿於人者城府鱗甲終日默塞鬼神不測友之令人危疑恐喝不敢吐辭何似曠者之洞然可形忘而意消也君平易清和一見如故好客而客樂就之以曠人而得曠地宜其騁懷於斯陶也歟攷園之自昉公儀休董仲舒李文饒以及洛陽文富司馬諸賢莫不有之此卿大夫之園也至於陵仲子陶元亮劉籬垢蘇雲卿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之流莫不有之此又高人逸士之園也園惟高人逸士能常樂乎斯而卿士大夫未免以巖廊秘閣分其半矣君且筮仕方視部下稻重穎麥兩岐以漸晉于廊閣間何暇有此園哉然他日者簿書煩劇十指如槌臨茲登高消覓別友未嘗不嘆曰吾有園可憶也更異日耆黃扉近日蒼生作霖致政將歸知止不殆又未嘗不嘆曰吾有園可歸也以卿士大夫而復爲高士逸人尚遲之又久而始樂其所謂曠如也惜吾老矣不能從君遊矣姑爲之記

道香齋記

錫山成二鴻先生釋臯比而齋於皖城十有餘年矣余幸晚歲獲交先生贈以小詩中有詩逸林臯適道香遠近聞之句先生愛其語因摘道香爲齋名且屬余記之余笑曰大道豈有色聲臭味哉然自聖賢以迄儒者或謂之聞或謂之見或謂之噬咀或謂之尋味亦似乎眞有聲有色有臭有味也者古不云乎顏子如桂道馨一山先生洗心一編續涇陽景逸二夫子之風百世淵之豈但酒曼那萃而已宜其吹氣引我于寂勝地也先生求志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山邊一樓樓邊一室半畝之池半方之軒梧數章竹數竿石數片泠然一磬悠然一几書數百卷圖數十冊客至酒一壺棋一杯嘯咏其中可以忘老先生豈不謂之有道乎哉三十年才名同籍諸子獨坐隔屏莫不皆有先生學博一席以遊戲爲之欲求一斑荆而不可得余何人斯日入先生之室終日徜徉不忍舍去少陵薄劣慚眞隱又曰知余懶是真益眞隱固不如眞懶也先生有私印既鐫懶是真三字以自況矣又景伯鸞以爲名字豈胸尚有五噫率然不忘忤白惛乎禪門有所

謂逆風香者逆而香必是道也幸輟歌以終懶於斯齋
可乎

古鑿堂記

余客皖寓居太平寺之東偏一日訪六日禪師於方丈
茶次師曰此卽古鑿堂也公其記之太平不知所由昉
東晉咸和間童師重建後至趙宋乃大著遠錄公而下
靈源清鐵面髡五祖演太平燈佛鑑勤遁居之古鑿堂
勤禪師之所立歟抑後人之各勤者歟始六師以曹洞
眞嗣退院古唐錫飛司空天杜偶憩皖之鐵佛菴法華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南泉兩請不應而太平迎之至時兵燹後荆棘叢中朽
木數椽無何因緣時至撫軍臬牧共爲清信而太平遂
同梵率天宮矣頃歲儉郡貧鐘板不繼結制寂寥師以
有爲之應迹等之虛空其現也如蜃成樓閣其隱也如
虹藏津梁飽則鐵棧飯共飽饑則竹篔簹共饑獨於是
堂恒致意焉若曰古旣日去鑿復日空惟此一片地庶
幾光明常在耳蓋鑿何古今之有勤禪師鑿于前呼之
爲古六禪師鑿於後呼之爲今古今由人之所呼而鑿
無生分別一也鏡非臺明亦非鏡山河大地是沙門一

隻眼所謂雖不獨照一毫。他不得者也。豈繫乎此堂之存亡哉。六師曰。然大鑒現前育者亦接不得。

廬山禪師系圖記

禪宗至大鑒能流通廣。已廬山代有其人。大鑒傳南嶽讓南嶽傳江西一三世矣。世所號馬祖者也。一之嗣曰廬山法藏。與百丈海爲兄弟。海之嗣曰江州雲龍。臺口廬山探其神會所傳法。如如傳惟忠亦與百丈爲兄弟。忠之嗣曰廬山東林雅。至六世臨濟稱宗。濟之嗣曰虎谿菴主香巖亦臨濟兄弟也。巖之嗣曰江州雙谿田道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者石霜亦臨濟兄弟也。霜之嗣曰廬山懷祐。至七世曹洞稱宗。曹之嗣曰廬山羅漢池隆山主懷忠亦曹山兄弟也。忠之嗣曰江州廬山永安淨悟雪峰亦曹山兄弟也。峰之嗣曰江州廬山訥。至八世雲門稱宗。雲之嗣曰廬山開先清耀。曰江州慶雲。眞曰廬山護國。曰廬山慶雲。又長慶亦雲門兄弟也。慶之嗣曰廬山開先紹宗。無因亦雲門兄弟也。因之嗣曰廬山永安慧度懷惲亦雲門兄弟也。惲之嗣曰歸宗弘章。曰歸宗巖密。從志亦雲門兄弟也。志之嗣曰廬山佛手巖行。因至九世延壽。

輪之嗣曰廬山歸宗道詮清涼明之嗣曰廬山崇勝御
至十世法眼乃稱宗眼之嗣曰廬山歸宗策真曰廬山
棲賢慧圓曰廬山化城慧朗曰廬山大林僧遁曰廬山
歸宗義柔曰廬山歸宗師慧曰廬山歸宗省一曰廬山
歸宗夢欽曰廬山佛手巖因又一人洪進亦法眼兄弟也
進之嗣曰廬山圓通德緣休復亦法眼兄弟也復之嗣
曰廬山寶慶菴道習至十一世道常之嗣曰廬山棲賢
澄誕義柔之嗣曰廬山羅漢行林行言之嗣曰廬山棲
賢道堅三師皆雲門子也至十二世道齊之嗣曰廬山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五

慧日智達齊師則未攷其爲誰宗子也以上皆取證明
教嵩禪師傳法正宗云嵩以後暨近代未補至賢蓬頭
本鬻子皆產自江州不與此系五宗惟瀉仰廬山無人
焉今山之必芻氏類曰廬山遠法師道場耳何禪之有
不知遠法師時佛馱跋陀已與言西土傳法祖師二十
七人矣故系之以告是山之拘于教者庶發信心云

重修德化縣儒學碑記

御史李公下車九江謁郡 文廟遶明倫堂燬于兵改
謁邑 文廟邑堂粗備而 廟貌更壞於郡蓆堯竹椽

奎以煙煤公瞿然動色急捐俸檄守令修闕葺觀察李
公至修猶未稱公加絃唱捐守以下皆敬應命司訓蕭
應恒董其役竭宵旦功不數月而竣氣象崇煥視昔改
觀諸弟子員樂君子之作人也如恐不及圖鐫石以永
傳後世請余文以記之余固通籍於斯學者不敢辭因
進諸弟子員而誥之曰諸士亦知學之所由設乎先王
欲一天下之人材而束之庠序俾吏道不雜而多端高
不愈翹卑不凡猥皆循循然如農之有畔使盤根錯節
旣得其用而風雨晦明亦不失其所守故一代人材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十六

然爲天下所倚重望之泰華而挹之江河者莫不指名
曰此某邑之所產某學之所教也顧不偉歟吾 夫子
以學教萬世子游居吳子羽遠豫章曾子遠楚而荆楊
之間始知有學九江歷秦漢爲大郡名儒儻興上配鄒
魯公卿大夫之有勲業文章者載在史書不暇論近代
之所宗盟奉爲高曾規矩者非朱考亭乎考亭之淵源
實惟我元公其所論誠敬之蘊引入勝地何但中流一
壺而綱目一書炳若星日特書大書晉徵士陶潛二千
年間一人而已徵士豈緊異人吾邑士也考亭之學旣

宗濂溪而考亭之史又推粟里士之自命者宜何若一時之富貴赫赫爲鄉里光寵觀如堵嗚嘆爲希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爾諸士幸生理學節義之鄉得聞至論勲業文章尚其餘緒也旣荷諸大夫崇右儒術增修學宮適屆賓興蒸蒸薰進他日致身修明所學上可跋歐陽永叔陸子靜而下亦庶幾吳幼清虞伯生之流或對考亭而無慙色匡廬江漢與有榮焉何不勗御史李公名之粹號

人觀察李公名世鐸號兼山膠

州人太守劉公名元輔號調公遼東人司馬方公名從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七

吉號

人司理胡公名宗虞號鹿遊武進人德

化令徐公名弘美號振徽遼西人

重建瑞昌儒學碑記

遠左李侯芳春治瑞昌之八年政清刑簡民安於養士安於教顧念賓興者之有日也與學博熊君一虬暨諸弟子員謀且改建以稱廣厲得人之意計費不貲毅然任之遂請諸兩臺使得俞工作不數月而成先是學距縣治右百武而近或後或前或高或下於今五遷矣惟今遷地穹然而起雉外羣峰環拱如舞如飛山明而水

麗賢者豁然縱目焉翼翼然雉雉然廟廡堂祠以逮齋
舍門屏池坊皆合於度材良而器備工懌而胥勤丹雘
陸離皆增厥昔穉菜之月邑人文德翼咨於衆口美哉
茲建也人材之在方隅古今詎有異哉三代無暇論已
粵稽九江漢興有曼卿之經學祝生之直節炳烺史書
雖西京職方不常厥邑而晉以來翟陶高風三尺童子
莫不能言之非決於先王之澤與聖人之教而能然歟
逮周元公卜居廬山倡明絕學二程先後照示圖書朱
文公續開講白鹿江州從之游者數千人哀然爲高坐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弟子者寔維吾邑周舜弼先生及弟仲亨從子仿云故
虞伯生記蔡氏學舍稱九江之盛比於鄒魯良不誣也
頃眠士習祇望古邈集何歎然余與邑人言或及理學
則莫不肅然而敬無敢有非笑之色一聞高節奇行皆
爭相傳誦聞有犯義卽細者必唾置不絕口至若文章
家習戶頌然非廬陵臨川南豐三隣邑望人亦不屑道
也士風今猶古也余繹思聖人之教所以宣澤於先王
者其精者曰治心而實者曰勵行至見於用而達可取
公卿窮不失爲賢哲者曰讀書三者而已今邑得賢侯

大有造於爾士俾循庠序改觀欣成聞侯政餘端坐方
牀書高數尺手不停披日不輟覽侯既射之爾士高明
俊偉之才遙遙不乏又邑有士風心之底治與行之獲
屬者其必由書乎不然括帖區區之間以取科甲而已
黃茅白荻皆是也烏足報我侯教教之意

吳太守碑記

昔陶元亮有江陵之役得縱觀荆襄遺蹟以自壯其冲
懷余憾不能從南郡讀所謂太傅羊祜碑鎮南杜預碑
安南劉儼碑是三碑者鄴道元之所注沔水也而元亮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三

三九

酷好其文襄陽吳公來守江郡江郡以爲儼不足道叔
子元凱之後復有此人方修王弘太守故事與文子爲
白衣交文子謁公不敢問三碑也問襄郡復有如昔時
龍鳳之姿者乎公善詩兼艸聖多讀書更精內典其於
內治蓋天性也一日以詩見寄予報之曰韋蘓州實先
爲江州州人以其詩想見其爲人至今稱詩碑焉顏魯
公潯陽驛材爲公生平得意書一太守磨之以紀功德
廬山隱者劉軻爲文昂之莫不爲之齒冷夫欲傳後世
既其實者蘓州之詩碑可比於好名之杜廬浹之羊如

不既其實徒令魯公卿冤千載下耳嗚呼豈不甚可畏哉余既雅知吳公吳公治平第一非中所宜置讚然使元亮倚杖終日聽田間水聲無王弘風致則撥眉之不暇暇遡江沔讀三碑哉

彭澤令董公澹園去思碑記

董先生令彭澤三年以丈量蘆洲小失期會例調官去士民皇皇焉不忍其去也謀立碑永其思逆舟百有餘里登幣陟堂而求余記之余嘆近今令以邑爲傳舍邑以令爲傳人朝陟而夕忘者多矣况調官去者乎董先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十一

生之賢不俟士民更僕知爲數十年來日未覩記之父母也調不調先生均付之漠然惟邑一去先生碎如嬰兒奪之漣乳牽裾而啼徬徨失措縱漠然於一官能漠然於一邑吁先生其如何哉余讀唐人孫樵書益昌令何易于事而怪之書稱易於之大者自腰笏引刺史舟命吏剗征茶詔書二事耳益昌人語樵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中止中止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貸期不欲堅繩百姓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與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

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吁四科耳易于之考中上宜
哉賦不增役不減入邑者不悅出邑者不譽而盜又亾
以爲功也以況先生不惟督賦且督罰餒逋戶林連非
所卽渠渠夏屋尚不可容豈曰縱舍且代納焉內史故
緩民民故急內史卒亦大集乃若督役費絕度支矣馬
以蹄計艘以帆計多則數萬少亦累千歲無虛時時無
虛月卽圖雇值五十幾何繹絡奔會卒不愆於使令民
亦無騶往來至無等矣傳符如使星卿月常也或求十
穀或徵百牢應之違典逆之則深日出爪而作鱗矣雖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

一無所與而亦不驅使艸木憐其地瘠而令仁卒改顏
去蠹之浹固盜所也山邑之擁幟貫梢而遊者日百千
爲伍大縣爵小縣賞尚無得也不招而獲不獲而化盜
卒無誠無也四科耳先生無負而上考亦不及焉豈暇
怪益昌哉不惟是先生崇修先師之廟而釋菜焉令
職也卽咸秩於先賢之祠猶職也岳招討之廢祀久可
以不惡且非治轄也下車卽損金遺諸隣令以考之先
生之於前修先哲也可謂庸心矣以中原文獻之鄉由
解首取上第不讀書中秘而出爲小邑之令宜有不平

之色先生坐嘯江湖賦詩閒適日進諸士講文論道如
父子家人棘闈及提調所錄皆知名秀雋一時榮之余
又聞諸先生鄉人稱先生少年才高氣矜之隆風疎雲
上一登仕版恂恂自下如處女然耶否耶薄劣如余何
足生敬枉車委巷至再而三撝謙殆天性也先生學湛
而文雅體和而政醇公輔器也豈但易于之名一疆項
吏耶獨惜以細故奪先生去士民公借私禱若不可己
大吏咨詢見情勢迫亦大悔厥心曰某失賢令某失
賢令云吁安得如孫樵者書其事哉余非其人無以塞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十一

士民請公諱襄字

別號澹園湯陰人丁亥進士

重修鎖江樓碑記

定中原者必顧東南江淮表裏潯與壽春爲脊尻也江
流上下潯與荆襄爲腸胃也坐譚客說古昔事秦漢爲
甄爵之地然吳九江實都六虛號耳司馬渡江潯始重
都督茲土者陶士行之公忠溫太真之慷慨庾道規之
風雅檀道濟之悲壯皆一代人豪唐以來雖或置或否
然爲節度爲招討爲總管大率與都督諸軍事相近故
有金陵入版而九江之守猶堅九江異謀而蕪湖之師

遂潰亡後巋然靈光李文忠眞丈夫也以目所覩記督
撫非人楚興晉陽之甲奸義從之兵烏舉而城魚爛矣
乃者大清不煩鞭箠而撫有之及再定江西然亦三易
帥矣惟楊侯之能力而取諸原也能伐謀也能好以暇
好以整也能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能下士也先是兵就
食於下邑力分而罷無堅城兵就糧於郊原氣驕而野
無青艸兵就炊於民舍執爭而巷無居人君侯馬上策
之曰余固甚卹士卒也然愛百姓所以卹士卒之道也
余固甚愛百姓也然教士大夫所以愛百姓之道也於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里

是乎兵動如水民靜如山民動如煙帥靜如鏡一日休
沐登高陴而四顧矚大江之洄流撼手百尺笑語偏裨
北固南樓古人非遠奈何對荆棘爲狐兔牙幢耶遂構
材而新之置酒觴賓其上樂甚衆兒以屬高雲旗計部
曰縱不好名如叔子沉碑江底爲癡得一文人書姓字
於大楹之上足矣隱君子止肯爲單道開作讚乎敢煩
公致私焉計部于某繆以氣誼相引重旣以書來赧然
莫知所辭父老又環而進語吾儕食侯德三年報之者
止寒山一片石耳公無固某因嘆建大節擁雄兵手提

天下要領之地如是者星羅辰布蓋四五十公余雖不
及悉見然百戰之餘刀血方鮮醜酒賦詩登高望遠豁
達雍容與衆同樂若君侯者羣鷲厲飛方識鷹隼之養
熊羆畢集乃辨角端之仁溥之世得名鎮也豈非天哉
侯名捷字元凱山西之大同人

德馨菴碑記

蓋聞古之名將將畧自神乎乃聽於神城制可規也以
護祠爲名士氣可作也以金錢爲卜人卒神之陋者不
登遂以神道設教將以愚民求其髣髴卒亦凶有是謂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器

傳春秋以來史所志者盡駭車乎九江甲申城鎖白鳴
夜登埤卒見大神自城隍之廟以出鹵簿甚都馬上指
搗所以防禦者甚而德安有暴死而甦者亦稱介而
馳萬人屬于道曰檄恊守九江初莫不妖之而已事徵
信逮戊子之先一歲也帥欲廣其宅毀濂溪周公之肖
像曰彼止能詩句耳是夕家人具見幅巾淡衣者色於
室怒於堂又以靖節陶公專祠爲廐然馬輒瘦帥始悔
謝還其二祠加飭焉自楊公受鉞吾鎮戰必勝攻必取
其肅兵也一盃一釜不敢貸諸民而噢咻民如建鼓而

求亾子呼必至至必柔東蘆野粟朝輸朝錫夕輸夕錫
無一煩行戶者若公攸行神所勞矣公性孝友以經營
四方之年字兄孤以爲子人不知其非公子也一夕夢
大士曰公自有子爰舉一丈夫子三夢而舉三文夫子
公曰某何以荅神貺哉乃卜吉督府之左枕江而廬爲
室二前以祀大士曰降伏悲憫矜目雖異闕如虢虎卽
謂能仁是某師也後以祀送生痘疹諸神曰羊祜之取
玉環曹彬之援金戈豈無主者大士化身耳是某師也
東廡以祀梓潼神曰薛道衡有言文昌動將星然上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聖

明之書謂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是又某師也
西廡以祀漢壽亭侯曰壯繆萬人敵周公瑾尚畏其飲
馬長江況其下乎忠義凜然蓋自性生是又某師也祀
己柩而顏之曰德馨菴取周文公明德爲馨之義旨哉
公之命名也自秦上首功輒取亾罪首烟雜馬渤薰黔
之以訛功殺人多者祿愈厚官愈高嗚呼佗遠不具論
論九江漢灌嬰取九江不戮一人至今城曰灌城井曰
灌井食於太廟最久遠宋曹翰怒九江不卽下屠之不
三代而子孫丐於市遂無一聞者豈不謂神之憑依將

在德哉以公之所行考之九江產于十萬尚皆以楊爲
名楊之千億又烏足道昔者公家處道儀同三司帝常
賜以短竹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今公嘗
合電發雨射風馳賞如高山罰如深溪竹策之用方自
此始神之相之視乃敬德可不信歟是役也賞踰千金
皆公節縮燕食捐俸爲之什之七八同官茲土一心前
薛公柱戶部浙江司主事管九江鈔關許公煥九江道
知府王公孫章推官席公教事德化縣知縣呂公朝輔
求 是 堂 文 集

卷之十三

巽

而公之裨將遊擊將軍姜公騰蛟王公家棟李公芝馮
公良弼公名捷官鎮守江西九江等處地方總兵都督
府都督同知公旣命余記其事而系以辭辭曰
衛伊匪兵養伊匪民二者均子義亾踈親帥寔父母懷
之一德潼乳蕪蕪其儀不忒民曷以報神則知之大士
來夢曰公何慈天則好生公不嗜殺生者神賞殺者鬼
罰公介而嚴甌良齟奸奸絕國肥良續世延孫孫子子
如江漢水爲滯爲沱溢出不已匪德弗馨匪馨弗聞
爾民士視此刻文

